

照亮中国 (组诗)

壮美生命起始的地方

在一个早晨
我走向了一处
壮美生命起始的地方
这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上海
只是一处普普通通的楼房
地处租界
窄街窄巷
它的桌椅纹理早已模糊
破旧
你心疑它竟能承受住第一次
来自湖南的方言
山东的方言
和党的章程的重量

这是一个源头
就像母亲的乳汁
土中种子的芽叶的萌长
这是鸟儿的翅羽
开始远翔
这是一个来自西方的
真理的胚胎
一个大胡子的犹太人
在东方的流畅的表达
这是一个目的地
这也意味着出发
来自湖南的方言善于吃辣
来自山东的
则是酒杯里的大声说话
然后他们走了
走到南湖的船上
走到煤矿漆黑的井下
他们从一到二
从二到三然后到燎原

他们的战士也走了
走进南昌的梭镖和红星
走进带镣铐的结婚的刑场
他们走过风草草地
他们走成了历史的一章传奇
他们走过挫折
他们走过崎岖
他们集合了黄河
他们集合了山脉
他们集合了泥土
他们集合了各种呼吸
虽然刚开始时步履踉跄
然而最后一、二! 一、二
这支队列
确实方方正正
整整齐齐

九十年了
在1949年的十月
我看到了圣迹
在雷锋的日记里
我读出了圣迹
在风雪的兰考大地
在铁人手握的机器的刹把
在世界屋脊的阿里
在草原,在牧区
在深圳的楼群
在抗洪的浪涌
在白衣天使的眼睛里
我一次次看到
一处处圣迹

我在一个早晨
像一个虔诚的宗教信仰者
在上海一个满是沧桑的小楼

向一段历史敬礼

照亮中国

一九二一年
七月流火
有一种金属
被锻造成镰刀和锤头
在中国南方的一处城市
砸响

这种金属的刚性
来自古老东方的地层
然后和西方烽火
火星四溅
把黑的穹幕烧穿

锤头是开拓的
镰刀是收获的
而火星是虔诚的播种
从水乡的漫漫田野
到北国的黄土哇哇
从人的内心到
交流的话语
从河流的水声到
山的轰鸣
都有这播种的身影
它在暗夜中播种曙光
在痛苦中播种反抗
它用锤子进行攒击
血的火的
一切的一切历经一遍
它成熟了
那是怎样的成熟
布满着血泪苦恨
伤痕累累
又青春的眉眼和激情

是时候了镰刀开始收获
就像庄稼成熟了收割一样
它收割了
收获一九四九年十月的锣鼓
和播种时期待的心情

一只船和一个民族的记忆

一只船
在历史的深处
等待着——

——题记

近九十年了
那时纪元还是使用民国
那年的七月
一群文弱的书生模样的
民国的子民
讲着湘、鲁、粤的方言
从上海的一座小楼
来到这里
他们不是仿效名士
徜徉于山水
他们确实是指点江山
粪土所处的时代的空气
上海太污浊
上海容不下他们
整个中国太污浊
在偌大的中国
也容不下他们

他们的精神资源在欧洲
在遥远的欧罗巴
共生的要义
那时被看做幽灵

就是这个幽灵从一个
大胡子的丛林走下
走向矿工、农民和隆隆的机器
它走向血泪抚慰血泪
它走向被侮辱的人群
抚慰被侮辱的人群
它给沉睡以梦想
给河流以歌唱
它给压迫以怒喝
给暗夜以指引的星光

它走进俄罗斯的原野
走进了阿弗洛尔巡洋舰的炮塔
然后它走到
孔子和长城的故乡
八十九年前
它走到一只船上
那年的七月有雨
一群书生模样的人收起雨伞
就像鸟收起了翅膀
然而他们的心却在闪烁锋芒
哦
一支竹篙
一艘画船
就这样走进《中共党史》的第一章
嘉兴南湖
二十一个人
一个象征的航船起破破航

历史就是船的集合
从诺亚方舟
到哥伦布
达加玛
以至郑和远洋
南湖的船上产生了新一代
船长

这个船长熟谙水性
“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击水三千里”
一群人 and 一只船
开始穿行在
林莽暗礁
有时要背纤
像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把纤绳勒进血肉
这只船上的水手有的走了
弃船而不顾
有的则是走向了刑场
这只船上的水手有的走了
成为叛徒
有的却九死而不悔

这只船
穿过湘江的血雨
大渡河的呐喊
然后是百万雄师
它的帆呢
布满了枪洞
它的帆呢
那些枪洞像一只只瞠望朝霞的眼睛

一只船后来和一个节日
连成了一体
它的水手使民国年间的一个
普普通通的日子
成为一个用黄金锻制
永远的民族的记忆

镰刀和锤子的向往
有一个城市
在八十多年前的炎热的夏天

商泽军

这个东方的大都市
这个临近长江的都市
在这个季节接待了
一群年轻人
他们心里有着
镰刀和锤子的坚强和向往
有劳动者的象征组合的镰刀锤子
开始在知识分子的大脑中扎根成长
那段日子,那些年轻人
在山水中徜徉
在山水中指点江山
哦,红色的游船,山顶有太阳
湖面有阳光
那些划船的菜槽呢
那声音划破沉寂
像雄鸡开始啼晓

在北伐的队列里
在武昌城头的攻坚炮弹的呼啸里
我们看到了党的影子
在南昌的红丝带上
我们知道党选择了红色
那是选择了太阳的颜色
在井冈山的天夜里
我们看到了春天的颜色
杜鹃的颜色,那映山红啊
绽在黄洋界、八面山上的映山红啊
把那土地变成了红色
那季节也变成了
红艳艳的季节
当有人在心里怀疑红旗能打多久的时候
一个清瘦的
诗人气质的湖南人
一只手插在腰上
一只手握住毛笔——那毛笔是红色的
那里面有汗更有志士的理想的
他一下一下开始染红整个中国
从南方到北方
从南方的龙舟到北方的腰鼓
从水乡江南到陕北的黄土
后生的腰鼓是红色的
山崖上的山丹丹开得也是红艳艳的
从南昌到井冈山,从井冈山到遵义
然后是延安
那足迹是红的
那旗帜是红的,半个中国开始变红
从晋西北到五台山
从茫茫的林海到漫漫黄土
从沂蒙山的小调到
凤阳的花鼓
在日寇的铁蹄下
我们看到了党的脊梁
在占领总统府的欢呼声里
我们知道了党的肺活量

在天安门
在目送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
我们感到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
握着镰刀锤子的手正描摹着新的辉煌
在越来越红火的日子
我们走进七月的阳光
哦,阳光
绽开在大地的掌心
就像母亲的手,那手,是热情凝铸的
似七月骄阳
燃烧啊,每一个当代的日子
从历史走来的日子
那红色的花里,有金色的花蕊
那是蓝天下最美丽的图案
那是一枚徽章
别在母亲的胸前

风中的故乡

高娟莉

修建永威高速公路使我有幸能来到礼泉县,工地在礼泉县郊区的一个小村附近。今天整整一个上午,我的脑海里全是故乡的风,刚来礼泉不久,同事们不止一次对我说,这儿的风真大,风便成了思维的引子,让我选择在这个有风的上午来写这篇文章。

城市里有风声吗?或许有吧,但是没有歪脖子树、草地和果园供他们存活下去。自由自在的风,那些随意改变面容的风,在乡村是自由真实地存在着。早晨起来,打开窗户,强劲有力的北风便滚滚而来,像旗帜和黄沙一样悬在空中,只等我把头探出来,与它面对面,告诉我一些风中的消息。

我感觉家乡的人就生活在风里,这里村前村后全是果园,村庄坐落在田野间,那些永远青翠的绿色。风毫无阻碍地从村南刮到村北,沿村庄的土路,一次次宽阔地刮过。站在远处看小村,如水墨般剪影的村子就在风里。

我想起小时候生活的那个村庄,那是一片绿树掩映的村子,全是砖墙瓦房,黄土墙围就的场地上,一群鸡在吃食,母亲坐在院子里,在洗一堆白菜,午后的阳光照在母亲的额头上,风吹起她那已经稀疏的头发。在村里,还有其他一些声响,比如鸟儿的鸣叫,牲畜的短啤;比如月光下静寂的吠或其他有灵性的声音。乡村是有灵性的,那种灵性接近泥土的灵性,亲切而富有诗意。

想起乡村,我最喜欢站在田野里,坐

在田埂上闻野草蒿和青草的味道,我也成为田野的一部分。满目都是绿,绿的麦田,绿的树,绿的草,绿的村子。一股暖暖的泥土的气息和水的气息缓缓升起,让我有些醉。那些草的香,野花的香浓浓的,化不开。坐在草地上或躺在草地上,我就成了青草的一部分。现在每回故乡,我感到融入不了城市也进入不了乡村,的确没家了。

记得有位美国诗人曾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诗句:“我相信黄色的花同我一起思考。”你们都是田野里的狗尾巴草,在天天长大!的确,无论我长多大,无论离家乡有多远,我的思考又如何能超过一根狗尾巴草呢?一到夏天,狗尾巴草到处都是,它们伸着小尾巴似的毛茸茸的小脑袋,在风中东张西望,像是在守望着什么,等待着什么,或是好奇着什么。秋后,它渐渐枯干了,那小小的狗尾巴草里,装着一粒粒的草籽,它们在风中落入泥土。乡下的孩子都知道,它并没有死去,它们好像累了,长长地睡了一觉。就好像风渐渐穿过人的身体,吹走了黑发留下了白发,吹干了皮肤留下了皱纹,最后只留下一把骨头。一个人就这样被风吹老了。这时候,风为人指明最终的去处,那就是永恒的亲近——泥土。

望着眼前的果园,我仿佛被淹没在一阵阵不可名状的风声中。我想故乡应该是我们永远的麦地,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延续,使我们的生命生生不息。许多时候,我们需要和故乡在一起,与她对话,就像面对自己年迈的母亲。

作者单位:二十局集团二公司



品茶随想

吕奎元

生活是由烟酒饭菜茶、油盐酱醋糖等人间百味组成的。单说茶,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茶饮已成为人们最为崇尚的饮料,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

茶、咖啡、可乐、高橙等饮品同属于一个范畴。但茶又区别于咖啡等饮料,它是未添加任何色素、无化学成分纯天然绿色食品,对人体有健脑明目、养肝、止渴、生津、润肺、利尿、通便、助消化等保健作用。而咖啡只是具有提神醒脑的功效,使大脑处于兴奋状态,久喝会使大脑过早衰老,脑部患有疾病者不宜喝咖啡。再说就像糊锅味,在城市里,一百人中恐怕难找一个喝咖啡的。决非喝不起,而是喝不惯。记得1994年初夏的一天,我在北京一个朋友家里吃过晚饭,喝了一杯咖啡,回到招待所,害得我一夜无眠,次日头痛欲裂。当然我并非否定咖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而是觉得像咖啡这类饮料,不是人人都能够接纳的。咖啡起源于西方,后流传于中国,有几百年历史。西方人喝咖啡是传统习惯,而中国人对咖啡的认同还有一定局限,真正的消费群体是实际甚广的白领阶层和部分官员。大多数国人对茶的情结是永恒的,不会因为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各类饮品而动摇对茶的钟爱。对普天下的百姓来说,哪家都有茶叶,条件好的,有西湖龙井、青山绿水、乌龙等高级茶,条件差的,起码也有最廉价的板茶,男人爱喝,女人也爱喝。宴会也好,待客也好,茶是必不可少的。宾馆饭店,从档次的到低的,都备有供客人饮用的茶。给客人沏杯茶就像递支烟那样微不足道。再如近些年各地兴起的茶楼与大众化的茶馆遍及城乡大街小巷,二者交相辉映,构成一道夺目的人文景观。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歌厅、舞厅、舞厅门面逐渐被冷落,甚至被遗忘,而茶馆、茶楼日趋红火,生意兴隆,体现了茶文化的魅力。事实表明,茶品一族在饮品行业占据着半壁江山。

当一个人劳累过度的时候,一杯绿茶下肚,倦意顿消,周身感觉格外轻松,尤其是老年人,若每天能喝上几杯名茶,一年四季不断,不用吃药,一些疾病便自行消除,延年益寿是自然的事。话又说回来,假如无节制地猛喝,会增加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影响健康,而且跑厕所的次数必然会增多。

生活中,没有茶的日子,会觉得缺少点什么,只有天天品茶,生活才觉得有味道。但要品出各种感觉来,决非易事,需要水平和经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久天长,茶喝得多了,感受深了,自然就能品出各种滋味来。如吸烟的人,一支香烟,不看牌子,放在鼻子轻轻闻两下,便知好坏。再如人生,阅历越丰富,越能知其甘苦与悲欢。

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对茶道颇有研究,年近四十,品茶历史却二十有余,一天从早到晚茶水不离口,逢人便夸饮茶的种种好处,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她在一篇关于茶的散文里说,她品茶的功效非同一般,能品出人生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这话虽显得夸张,给人的启迪却意味深长,回味无穷。她如今是国内知名度很高的青年作家,现已出版多部深受读者喜爱的小说、散文集。谈起成功的秘诀,她不自豪地说:与饮茶有很大关系。

我不知道她说得是真是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饮茶比饮任何其他饮料都好。我不断从报刊上看到,一些专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的专家学者呼吁:成年人,未成年人尽量少喝或者不喝有色饮料,原因是有色饮料中含有的一些成分影响消化和食欲。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带色的饮料对人体并没有好处。而茶对人体有益无害。但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未成年人不宜饮用茶,因为他们不需要借助茶来增强生活乐趣。

茶与诗,本质不同,属于物质与精神两种产品,具有内在与外在之别,所达到的境界却基本一致,都能起到潜移默化、催人奋进的作用。诗能达到启迪人生、陶冶情操的效果,茶也能够达到,有时茶比诗更胜一筹。

茶,作为人们垂青的饮品,经过数千年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经历了晒干收藏、咀嚼茶叶、生煮羹饮、青蒸做饼,尔后形成红、黄、绿、白、黑等多种茶叶,并逐步发展到了饮品艺术的崇高境界,进而升华为崇尚茶德的高雅精神生活。那在享受品茶带来的好心情时,总会想起从茶树上将浓绿鲜亮的叶子一片片摘下来的那些茶农。他们将采摘的鲜叶卖给茶场,换回几个辛苦钱,贴补家用。我没采过茶,不知道其中的甘苦,但我能感受到茶农采茶时快乐伴着疲惫的神情。茶农靠天吃饭,收成好,他们的茶叶便能卖个好价钱,遇上旱涝灾害,一年的心血将付之东流。据说,古代有一个帝王最爱喝“美女茶”,对采毛茶的过程要求十分残酷。每年清明节前,从全国各地挑选一批15岁到18岁的美女到茶园,强行让美女们用嘴唇采摘一片片鲜叶,几天下来,其粉嫩的双唇磨得血肉模糊,茶叶上沾满了美女们的鲜血。年轻漂亮女人在那个没有人权的社会,随时都会遭遇厄运。而如今的茶农则完全不同了,任何人无权干涉其自由。

茶质的优劣,取决于季节。“清明茶”,是上等茶,名优茶便出自这个季节。茶场收购的或自采的“毛茶”要经过杀青、揉捻、炒青、烘干等10多个工艺流程加工制作,还要按色质进行分类。茶叶分类,是个细致活,全是人工完成。精选一斤茶,一个工人需耗费一天时间。被精选出的特级茶,色、香、味、保健功效毋庸置疑。

茶,已成为一种不朽的文化,并将发扬光大,但愿每个人品茶都能品出快乐,品出幸福,品出亮丽人生。

作者单位:十五局集团二公司



织 伍振摄